

精品小说

浩瀚尘事

同在屋檐下

□符浩勇

盛夏,如晦的暮雨不解缤纷夜色的风情,笼罩着这座海南东部商埠小城嘉积镇。

路边上繁茂的伞形椰树叶像是变成了筛子,沙沙沙,把大颗大颗的雨滴从缝隙里筛下来,越来越密。海岛的夏日多雨,来得急,去得也快,躲一躲吧。

在元亨路老街道,一位中年妇女夹着提包,贴在街旁的墙根边躲雨。这大概是个车库门,向里凹进去,头顶上人家的阳台伸出而成的屋檐,能遮住两米来长、三米来宽的地盘,但斜风一紧,呛人的雨水仍可冲逼进来,凉意透人肌骨。

雨刚才还只是稀稀疏疏的,可是一下子大了,风摇树影,橙黄的灯光飘过来,又飘过去,檐下忽明忽暗。

几辆三轮摩托车驶过,不少人顶着风雨去追赶,但毕竟人多车少,有人跑在雨中却赶不上车,还是被风吹雨淋着了,衣服湿透了,又躲进别的屋檐避雨。

车库门边屋檐下,中年妇女正想拔脚,又收住步了,无奈轻轻地叹了口气,心想这雨一时半刻也不会停歇下来,便抱紧瘦削的肩膀仍贴在墙根,等待雨歇。

积水泛起污浊的石板路上,一阵急促的窸窣窣声由远而近。

一位穿着短袖衬衫的小伙子闪进屋檐下。他喘着气站定,嘴里咒骂着鬼天气,老天孩子面说变就变,不见停歇。然后,狠狠地跺着湿了的脚,地上升腾的水珠溅到最先躲进来的中年妇女的裤脚,她赶紧避开一步,扭过身去,背对着小伙子。

雨中,一位身材苗条穿着亚麻麻裤的姑娘隐隐约约脚步声朝着屋檐跑来。

她本来打着雨伞,但伞形很小,挡不住风雨的前后夹击,小腿以下几

乎全湿了。挤进来后,她躬身挽起裤筒,撩了一下额前驳乱的刘海,本能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微微一笑,却见小伙子发亮的眼眸正盯着她,便怔怔地转过脸去。

最后来到屋檐下的是一位老伯。他年逾六旬,鬓角斑白,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雨衣,被风冲袭得像一只鼓翼的风筝,瘦小的身体在雨衣里不住地打颤。

来晚了,老伯自然不能像先来的贴在墙根边。他表情冷漠,不朝别人望一眼,静静地站在屋檐边沿下,风一横,他的雨衣不时被雨珠噼噼啪啪地打着,头发也被水珠打湿了。片刻,他干咳了三声,然后有一口痰吐射到街上流水的暗沟。

车库门边屋檐下,四个陌路的人静静地躲着街面潇潇风雨,谁也不吭一声。

忽然,天空闪过一道耀眼的雷电,随后又是一阵振耳欲聋的雷声,风雨更大,显然也起了缕缕寒意。

中年妇女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抱紧肩胛。

姑娘深深地打了一个寒噤,揉擦一下啧啧发痒的鼻子。

老伯被摇曳的雨帘呛着,有点透不过气,仍然缩着单薄的身子。

小伙子迟疑了片刻,忽然迎着风雨冲袭而来的方向,一下子跨到前面去,把老伯让到墙根。小伙子的背后,老伯、中年妇女和姑娘渐渐并排贴紧了墙根。

风,更紧了;雨,更急了。阴晦的天空一时半刻并没有晴朗的意思。

小伙子站在屋檐下前沿,头发和前胸被逼进来的雨湿透了。中年妇女望着他的后颈窝,掏出一条旧破的手巾,却没有伸上去,又迟疑地放回提包。

姑娘纤白的手举起小伞,一点一

点张开,又一步一步升起,向屋檐前面伸出去,终于伸到小伙子的头顶,挡住飘忽进来的雨珠。

小伙子连打了三个喷嚏,摸出一支不算昂贵的烟,可打火机掏出来了,却总打不起火苗来,终于失望地将打火机抛进屋檐边的垃圾筒。

中年妇女下意识摸了摸提包,显然在摸索着什么,但什么也没有掏出来。

“啪”,一朵蓝色的火苗升起,照着到檐下躲雨人陌生的脸。老伯把打火机伸到小伙子跟前,小伙子迅速接过去,烟终于点着了,他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
一股潮湿、粘腻、辛辣的烟雾弥漫而起,中年妇女不由咳嗽两声,小伙子不由回望了她一眼,将未燃完的烟掐灭。

中年妇女似有歉意,嘴唇蠕动一下,想要说什么,又没有说出来。

车库门边屋檐下又一阵沉默,似乎大家都屏着呼吸,生怕影响到对方,只听见风声、雨声和自己的心跳声。积满污浊的街面已被雨水冲刷干净,像一扇透亮的明镜,倒映着同在一个屋檐下躲雨的陌路人的影子。

符浩勇:海南屯昌人,现居海口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,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天涯》《清明》《小说界》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600余篇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四英岭人家》,小说集《你独自怎可温暖》《山里太阳山外月亮》《今生盛宴》等26部。曾获多届海南省南海文艺(文学)奖、第六届全国小小说“金麻雀”奖和《小说选刊》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等。

画说三亚 漫画:杨智宏



近日,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河东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,有人掉到三亚河中。



赶到现场后,辅警王有勇将一只脚伸向落水男子,杨翔鹏取来救生衣和救生圈,丢向河里。



值班副所长王学强带领“95后”辅警吉世成也赶到现场,吉世成脱下上衣跳入河中开展施救。



消防救援人员随后到达现场,放下软绳梯,将落水男子成功拉上岸。

“我水性好,我来”

近日凌晨,一名男子掉入三亚河中。接报后,辅警王有勇、杨翔鹏、符世泽迅速携带救援设备赶到出事地点;河东派出所值班副所长王学强带领“95后”辅警吉世成也赶到现场。“我水性好,我来!”吉世成纵身一跃,奋力将落水男子救起。



监控那端的老爹

□笛子

女儿出生一个月,父母就从老家赶来帮忙,一晃三年过去。

母亲很快适应并喜欢上城市生活,老爹却怎么也融入不了,他发自内心地排斥城市的喧嚣。在老家说惯了方言土语,到城里后被迫用浓重口音的普通话磕磕巴巴地与人交谈,他讲得吃力,别人听得辛苦,为此他变得沉默寡言,只有和孙女嬉戏时,才露出几缕笑容。

女儿进幼儿园后,老爹犹豫地跟我提出想回老家。我想要劝说,却被他可怜巴巴的眼神打败,只好答应让他回去住一段时间,住够了我去接回来。

老爹回去后,反悔了,说他在老家过得舒心,暂时不想去城里了。

他这一暂时就是三年。你一个人在老家孤孤单单的有啥好的?我在视频通话时说。

咋孤单啦?不还有“旺财”么?它除了不能说话,啥都懂呢。老爹用巴掌亲抚“旺财”的后背,兴致勃勃地跟我介绍菜园里又种了些啥,果园的哪几棵果树开花了。

毕竟年过70,前段老爹遭遇一场流感,因延误就诊引发肺炎,可

遭罪了。虽已康复,总不那么让人放心。可任我说破嘴,他就是不愿离开老家。我只好回去一趟,和县城的老同学给老屋装上监控,这样能了解到老爹的一些日常,多少能安心些吧。

临走前,我在“旺财”的头上温柔地抚摸着,感谢它替代我陪伴老爹。还好有你啊,别到处乱跑,免得挨打,知道不?它咧着舌头,像是听懂了我的话。

我要走了,老爹扛着锄头送到村头,淡淡地说了句路上开慢点。说完他就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。白天我工作忙,很少打开监控,晚上有时会看一眼。常常看到老爹佝偻着腰,坐在竹椅上看电视,“旺财”安静地趴在边上。

周日,刷手机看了一会新闻后,查了查老家的天气,显示阴雨。便想看看老爹是否在家。他坐在家,没看电视节目,对着外面灰蒙蒙的天,搂着“旺财”絮絮叨叨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我终日奔忙,焦虑得吃睡不香,体重掉了几斤,也好久没跟他通话了。

周末,早上跟老爹视频,他上来就问我咋瘦了。

我有些奇怪,往日我跟老爹视频时,“旺财”总是抢着入镜,好像听得懂我们的对话。可今天这厮居然全程安静,远远地对我爱搭不理。

老爹举着手机来到“旺财”身边:来,打声招呼。它冲着镜头朝我叫,凶巴巴的。

视频聊天结束,我莫名心慌,总感觉哪里不对。

晚上刷手机刷到深夜,想起小时候家里来客人,我总被安排跟老爹挤一张床,夜里常常会被他的呼噜声吵到。多年没听到老爹的呼噜声了,他回去后,也很长时间没看到他的“睡姿”了。打开监控,画面吓了我一跳,老爹居然也没睡,好像是身体不舒服,躺在床上皱眉苦脸的,手里拿着风油精往太阳穴上涂抹。“旺财”在一旁着急地转圈。

一股酸楚在胸腔翻腾,突然想起白天视频里“旺财”的反常,这个家伙肯定是知道老爹生病了。想到这,我的眼泪顿时涌出。

爸,受苦了!等我啊。

我在心里说完,立马放下手机。我得养好精神,明天要开三个多小时的长途。

姑妈的担子

□刘向阳

龙城街上,有个女人挑着苹果,走路一拐一扭,像极了姑妈。

我冒昧地喊一声“姑妈”,女人停下脚步,慢慢地转过身。果真是姑妈呀!愣怔间,她放下担子,尴尬地笑道:“秧伢子,是你呀,吃苹果,呵呵。”

我往后一退,挡住姑妈黑瘦的手,说了声“谢谢”。姑妈皱了皱眉头,眼角那枚蚕豆大的伤疤,蝴蝶般展翅欲飞。

姑妈是我父亲的堂妹,家中老大,下面有两个弟弟。三姐弟一块儿上学,大弟小弟端坐教室听课,姑妈踮起脚尖趴在窗台“旁听”,听得入迷时,耳朵却被人拧住,挣脱后没命逃跑——她放的牛啃了青菜,邻居一直追着她。

姑妈无学可上,十多岁就从事劳动,兼顾弟弟们,为父母分忧。有一次,大弟嚷着要吃杨梅,说山坳石坎上的熟透了,小弟亦附和,嘴角流口水。望着他俩无期限的样子,姑妈咬咬牙,翻山过岭,攀爬上树。毕竟是女孩,风吹树摇,双腿直打战,吓得她坠落荆棘丛里。遭此变数,年轻的姑妈瘸了左腿,眼角受伤缝了七针,痊愈后留下一道紫色伤痕。

我能有什么办法?就安慰姑妈几句,带她到外面吃饭。她要了一碗面条,外加一个油煎鸡蛋,她吃得

很认真,汤水都不剩。随后带姑妈买衣服,逛了几条街,进了数家店,费了不少口舌,姑妈不是嫌贵,就是颜色太艳,一样也没买。

担子没了,生意停了,姑妈情绪低落。我联系了一家保洁公司,问姑妈要不要去,她犹豫着答应了。

冬季某日,我经过火车站,看见姑妈在卖橘子,一群人围着她挑挑拣拣。我上前问:“姑妈,你没干保洁啊?是嫌工资低吗?”姑妈说:“不是。有个客人丢了手机,房间正是我打扫的……秧伢子,姑妈是那样的人吗?!”“手机找到了吗?”“客人落包里了,他们向我道歉,可我坚决要辞职,也许自己更适合做点小生意。”

转眼到了夏天,我去找姑妈买水蜜桃。寻遍其“根据地”,皆不见踪影。四处打听,亦无人知晓。

有一次回家,我才知道姑妈在哪里。黄柏春查出胃癌晚期,需要人照顾,一直是姑妈在医院昼夜陪护。村里人说姑妈傻,姑妈不以为然,说:“他帮我收埋了爹娘,对我好。”

几个月后,黄柏春撒手人寰。

不久,我在超市前坪又看见了姑妈,她扔了担子,推着平板车,脸带微笑。

酒城

□沈定坤

旅行者穿过一片荒漠,面前是一堵低矮的城墙。日夜被风沙侵蚀,墙体早已凹凸不平。往前走,在一处墙壁上依稀可见刻有一句话: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。

说是城墙,却不见城门,只在该是门的位置,豁然开了个大口子。没多久,一个守卫模样的男人,身穿破旧的粗布麻衣,手里提着什么东西,朝旅行者的方向晃悠悠地走来。走近了,旅行者闻见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气,手里拿着的,是个肚柄柄的陶酒壶,只一抬手,清亮的酒液高悬而下,注入他黑洞洞的大口,亮晶晶的酒液从他的嘴角溢出,没入了乱蓬蓬的胡子。

男人一抹嘴角,砸巴了一下,眯起眼睛,咧着嘴笑道:“你好啊,外乡人,要一起喝酒吗?”

旅行者惊异地看着男人,双手微微抵住酒壶,客气地谢过了:“侠士,请问这是何处啊?我是旅者,迷失在这大漠中数日,晕头转向了。”

“赶巧!这里就是酒城,像你这样的异乡人,算是来对了地方喽。”

男人爽朗地笑着,灌了一口酒,又打了个酒嗝:“全世界的旅者都在寻找这里,能来到这,说明你足够幸运。安心待下吧,这里会是你的家。”说罢便转身向城内走去。

旅行者跟上男人的脚步进城。酒城之外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,酒城内却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。这里的人们肤色穿着各异,但带着一种酒城特有的喜悦笑容,即使是有些人已醉得东倒西歪。见到此番景象,旅行者向男人问出自己内心的疑惑。

“哈,酒城不需要人们事农桑,在这里五谷不分亦可生存。我们用着酒河的水,还有酒河灌溉的树,产着醉以忘忧的酒果。食酒果饮酒水,无论来酒城之前有多少烦恼,在此地一忘皆空。”男人转过头,看着一脸疑问的旅者,“你还别不信!外乡人,我带你去看看吧。”

到了,前面便是酒河。



记忆 | 徐余漾(8岁)

男人的脚步顿住。旅行者顺着男人的视线望去,饶是他见多识广,一时也被震惊住。河水浩荡,卷携着雪白的酒沫,清冽的酒香扑面而来,飞溅的酒水打湿了他的面容,而来,飞溅的酒水打湿了他的面容,而来,飞溅的酒水打湿了他的面容,而来,飞溅的酒水打湿了他的面容。

男人的眼睛眨了眨,视线低下去。“很多人来了酒城,就不愿意离开了,那些离开了的,也总是没多

久又回来了。”

“不过,酒城的城主,那个最先发现酒河的人,却早早地离开了这里,没有再回来。我也是从他那里听说了酒城才来到这里的,算是最早来的一批人吧。可之后,我没有再看见过他,想来是和家人一起安享晚年吧。不过来此的人,多心有所念,安定于此,就不再漂泊了。”

知道这是男人的好意,旅行者垂眸思索,却摇了摇头:“多谢侠士的好意!我志不在此而在四方,此处虽多神异,但于我这旅者而言,却不是最终归宿。”

旅行者辞别男人,沿着矮墙的边缘慢慢走去。终于,他又找到了第二处豁口。

他从那里钻了出去。

他终于出来了。回头望去,发现在墙的另一面,被人刻下了另一句话,歪歪扭扭,别有风趣:白日放歌须纵酒,青春作伴好还乡。

旅行者看着这句诗,默念一遍,随即大笑三声,自此一去不回。